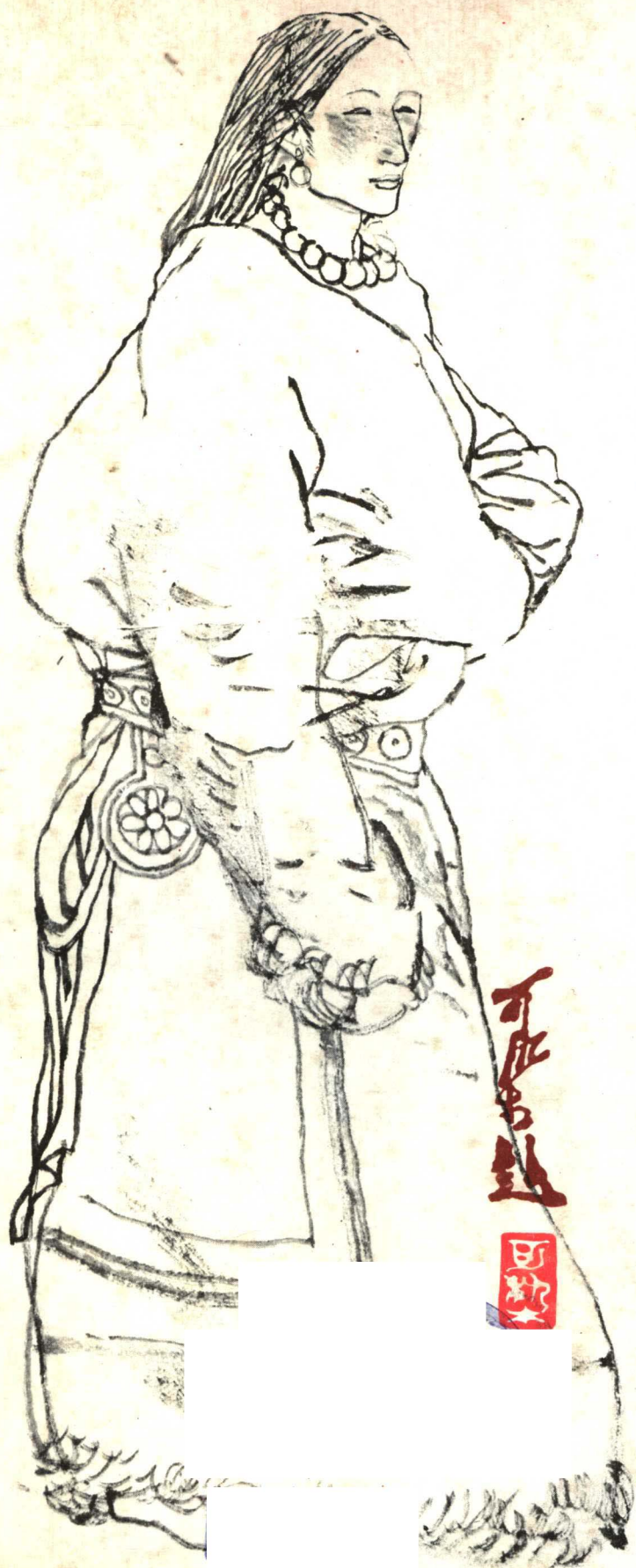




杜滋齡寫生作品選

杜 滋 龄 写 生 作 品 选

天 津 人 民 美 术 出 版 社

杜滋龄写生作品选

天津 人民美术出版社 出版

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

天津市人民印刷厂印刷

1984年6月第1版

1984年12月第2次印刷

开本：787×1092毫米 1/16 印张：2.5

印数：2001—2600

统一书号：8073·50319

插页：16

定价：3.50元



杜滋龄近影

杜滋龄，天津市人，一九四一年出生。自幼酷爱绘画，六三年到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任编辑工作。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。

问渠那得清如许

——《杜滋龄写生作品选》序

郎绍君

我熟悉杜滋龄的名字，还是在上大学的时候。那时他是天津杨柳青画店的刻版徒工，但他的速写比我们这些美术院校学生画得还好！后来我们相识了，他给我的印象是，话不多，素素朴朴，真象个工人。如今他的工作岗位变了，作品也有了影响，依然象个工人，东奔西跑，跋山涉水，风尘朴朴。

人的成长是难以预料的。志趣、奋斗的毅力和勇气，领导和前辈的关怀，机遇……，都是必要和重要的，但开花结果如何，仍会各不相同。杜滋龄本喜欢西画，由于水印车间的耳濡目染，他又爱上了国画。是啊，任伯年、吴昌硕、齐白石和徐悲鸿笔下的生命世界和无穷妙趣，比他在业余美术班画的冷冰冰的石膏像诱惑力大多了。他有时还能看到国画家们的即兴挥毫，那只神妙的五寸竹管在宣纸上的点画斫拂，使他向往，使他心醉！

他暗自留心观察，暗自尝试画白描，临摹大师的作品，更勤奋地画速写，不放过一次观摩画展的机会。他的刻苦和聪明早被一位“伯乐”发现了，这就是当时的天津美术出版社社长郭钧同志。一九六三年，杜滋龄调到出版社，担任了连环画编辑。郭钧同志要求编辑要兼画家，要深入生活搞创作，他到了河北农村。三个月的农村生活，收获怎样呢？他交出了第一部连环画作品《李双双》，当年的全国评比，竟得三等奖！次年又以《朝阳沟》入选全国美展。这鼓励是巨大的，他愈加勤奋和钻研，在连环画之外，他还画年画、宣传画和插图，而心中的目标却是国画人物——那总是他晚上“攻击”的对象。

一九六六年，急风暴雨式的浩劫开始不久，郭钧同志被揪斗，成了“走资派”、“反革命”，株连而下，杜滋龄也成了“黑苗子”，要“送农村改造”。他遇见了打扫厕所

的郭钧。郭钧说：“不要忘记画笔，坚持画速写，总有一天会回来的！”——杜滋龄没有辜负这位可敬的前辈的教诲，他在各种困难的条件下也不曾放下画笔，并且一天天成熟了。

编辑和连环画创作使他扩展了眼界，提高了修养，培养和锻炼了他的造型能力。画“小人书”并不简单，它不仅需要准确把握各种形象，还要求丰富的动态，构图的变化，结构场面的本领，以及熟练掌握透视、善于观察细节、精于线描诸种技巧技能。这些，对于成就杜滋龄的国画，都是多么重要和宝贵啊！但也有问题的另一面：编辑工作容易使人眼高手低，连环画的功底毕竟代替不了国画人物的特殊技巧，把连环画放大并不是成功的国画。杜滋龄懂得这一点，他尽可能用大量的实践弥补自己的不足。但苦于缺乏名师指点，缺乏集中学习传统的机会。他渴望着总结与提高，渴望把自己的创作轨道铺向国画……

优秀的成绩有时能敲开机遇的大门。一九七九年，浙江美术学院招考中国画研究生，他应试而题名。由此，他的生活翻开了新的一页。

对于一个从徒工自学成家的中年人，这新生活是向往已久、是激荡心魄的。西子湖畔这所著名美术学府的一切——课堂、资料、导师、学友，乃至校园的灯火、窗外的秋风春雨，都使他激动不已。是的，每一分钟都宝贵，他如饥似渴地倾听、作画、思索，他暂时忘记了海河之滨的喜怒哀乐，他沉下了那颗紧张的心，看到了、理解了更多的传统；他比较了南北方画家风格的异同，更清醒地认识了自己。我们从他作品的变化可以看出，两年的学习，他得到了一次大的飞跃。笔墨功力扎实多了，艺术趣味有所升华，作为画家的情操也因陶冶而更加净化。

两年的光阴若弹指一挥。从浙江回来，他有条件专心于中国画的编创了。他迫不及待地想有个新的举步。他要驾一叶扁舟，到生活的海洋里去寻找自己的航程。

这本集子是杜滋龄近几年写生作品的一部分，不包括他的创作。说到写生，我们自然会想起石涛“搜尽奇峰打草稿”的名言。外师造化本是中国绘画的传统，但明清以降的中国人物画，从这个传统游离开去，除了少数肖像画家，多率以公式化的笔墨去阉割活泼泼的现实生命，千人一面，个性皆无。近现代以来，革新者们起而呼唤汉唐雄风，从西画求得借鉴，挽狂澜于既倒，开创了人物画的新局面，造就了一批杰出的画家。杜滋龄承续着这一新的传统，靠写生——尤其是生活速写开辟自己的路径，既培养了造型能力，也取得了源头活水。他在青年时代没有经受过美术学院的严格的素描训练，但也因此没有染上某些学院主义的余习：如只能画精致的死物与静态，对活人和活生生的动态束手无策等。他善于扬长避短，他的速写生动而准确，方法不拘一格，他尊重对象而不琐碎摹拟，对生活中那些转瞬即逝的姿情神态敏于反应，迅于捕捉。西方美学家认为

艺术家具有一种“内在的感官”，能够通过事物的外在形态而分辨出内在的美丑善恶，这其实就是一种观察力和审美判断力，它要靠长期的艺术实践，培植。敏于反应，即敏于作出疾速的审美反射，在一刹那间经过感情和理性的信息传递，兴、情俱来。人们常说“画家的眼睛”，正是这种通过视觉完成的审美判断而已。古人讲作画要“得之于心，应之于手”，那就不只要求出色的心理机能，也要求出色的物质技巧，把心物融一的感觉对象和主体勾取于纸素之上。高水平的写生，特别是速写，应达于此境。杜滋龄的某些写生作品，使人感到他在这方面的扎实功力和巨大潜能。譬如画集中的《回眸》——一幅描写的是一位不相识的藏族姑娘，——那是在青海的一天，他去一个奶站画速写，这位姑娘一下子引起了他的注意，想立即画下来。但姑娘发现了，扭过身去，还不时回头投上监视和疑惑的一瞥。这回眸的神情骤然激动了画家，他感到一阵惊喜，如发现了什么宝藏似地马上跑回帐篷，凭记忆一气呵成这幅作品。面对这个“回眸”，我们感到的固然不是“回眸一笑百媚生”的娇媚，但也并非怒目金刚式的逼视。一张俊俏而倔强的脸，一双有点紧张和惶惑的眼睛，整个儿的神态却又透着强悍和质朴。许多人喜欢画“大眼睛、双眼皮”的漂亮姑娘，只取一个美丽的躯壳，浅薄乏味，远没有这幅《回眸》的深沉、生动和内在。这主要不是技巧问题，乃是画家缺乏“内在感官”，缺乏审美趣味的纯净之故。在生活中捕捉似乎是闪电般的偶然一瞥，并能揭示性格和心灵，其实是长期观察、感受和磨练的结果。它比在画室里面面对模特儿的苦心经营更困难，更需要付出艰辛的劳动。

杜滋龄有个体会：画画“不能习惯成自然”。这体会是深抓要害的。“习惯成自然”往往和熟练分不开，而一味熟练就易于流入“习气”，就可能成为创造性的大敌。古人讲作画要由生而熟，还要“熟后生”，亦是此理。“熟后生”意味着“变”，意味着否定（某种程度上）旧我，创立新我。这过程往往是痛苦的，然而阵痛之后，获得的则是新生的快乐！

这本画集中的二十余幅青海藏区写生作品，标志了杜滋龄在国画风貌上一个新阶段的开端。一九八三年去青海之前，他的笔墨轻快活泼，运线清劲而潇洒，墨色富于妩媚的光感。无论是画闽南少女，河北风光，还是云南傣族姑娘，都洋溢着这种格调，——可以见出李震坚、方增先诸位南方画家的影响。应当说，这些作品有法度，不拘谨，能觉出作者对生活的清新感受，以及他驾驭刻画人物和情景的熟练技巧。如果说不足，那就是艺术个性还不够突出，欠深沉。青海写生开始了明显的变化。苗条俏丽、明眸皓齿的江南少女和一派秀丽润泽的南国风神不见了，代之以大漠的烈日，高原的雄风，硕大的身影，豪放的笑容和凝重的目光。初到青海高原，他曾感到彷徨。他所熟悉的甜秀笔

墨纵然再酣畅，也显得纤弱了。对象是浑厚滞重的，是豪强朴拙的。天苍苍，野茫茫景色，也令人感到崇高，而绝非柔秀和轻灵。他随身带着一本画集，也画的是藏族生活，但那味道和自己的直观印象距离太大，他参考不上。他想起了陈丹青的《西藏组画》，但那是油画。用怎样的笔墨来表达此时此地的心情和自己眼中的对象呢？不可能都抛掉过去所学的东西，但必须有所变革，有所创造。他一张一张地探试着，尽量不以习惯成自然的方法把真实的感受扭曲，尽量从对象的特征上寻求改变技巧的启示。似乎在不经意间，他执笔沉重了，凝涩了，线的力度增强了。他融进山水画的笔法，把“干裂秋风”似的渴笔与“润含春雨”般的泼墨揉合起来。过去他喜欢用墨，喜欢点染几处醒目的彩色，不知怎的，藏族同胞身上的衣饰尽管十分鲜艳，他却觉得比南方的所见单纯得多，浓厚得多，好象色彩华丽的丝竹乐倏然变成了音域沉厚深广的大提琴。他加强了黑白基调的分量，减弱飘忽跳跃的彩色，即使藏民那极富色彩吸引力的紫铜色脸膛，他也只是施以少许花青和赭石，而突出线，突出黑白旋律。总的风味上，他力求从自己惯长的圆润秀巧中推出一个“拙”字。而拙亦生，他求的正是“熟后生”。

“那些日子，因为激动，画起来常常把技巧忘了”这是他回忆那段写生时的感叹。我想不是他忘记了技巧，乃因专心于对象和感情，其逆来顺往的运笔施墨有些不知然而然。这和前面说的“习惯成自然”恰恰相反：前者是不考虑对象而依自己习惯画法之自然，后者是专注于对象而不顾及画法与格式的自由挥写。这种“忘记技巧”的状态，产生于对技巧的苦苦思索和钻研之后，它有助于跳出既往技巧的熟套，从对象的审美个性和主体的心理反应中撬开新技巧的门锁。大约范宽笔墨的雄强，董源笔墨的清润，乃由北方与南方不同自然景色对心理的不同陶铸而成，自己也未必觉然，实出必然也。古人说“墨非蒙养不灵，笔非生活不神”，实为至言。杜滋龄一面学习传统，借鉴前人和同辈的艺术，一面下苦功于生活，从生活取得蒙养，他无疑是走在成功的道路上。杜甫诗云“造化钟神秀”，——造化聚集着一切的美，并且是永远大度而宽厚的，它总把一代代的“神秀”灵慧赐予那些自强不息、探求真美的人。

写生毕竟还不是创作，从写生到创作，还有一段曲折的历程。有待想象力的起飞，有待酝酿和升华，有待善的浇灌，有待知识和修养的滋润，有待激情的吹拂和艺术个性的成熟。杜滋龄正年富力强，他已取得了难能可贵的成果，奠定了展翅高飞的根基，他还要取得应当得到而未曾得到的东西，他不曾停步，不想停步，不能停步。他充满信心，我们充满期待！



古朴勇毅的牧民



牧场骑手



昆仑雪



泽库妇女



姐妹俩



草原之晨



藏族老妈妈



青海藏族妇女